

逝去的风景

■曹稚蕊

记忆中的很多风景已经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去,浓缩成镜框背后的老照片,向我们微笑着提示曾经的存在。它永远占据着我心灵的一隅,成为一份永远抹不掉的美丽记忆。

我的童年记忆充满着快乐。姥爷家住农村,每年的暑假我都在那里度过。姥爷住的房子北面有一片小树林,是我与小伙伴共同的美好记忆。

与城市的街心花园相比,小树林并不美丽,树木和花草也是北方平原极为普通的品种。树林里生长着柳、榆、槐等几十种乔木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草,除此之外,还种植了红薯和一些中草药。树林旁是一个池塘,林间小路歪歪斜斜、曲曲折折。置身其中,你会听见婉转的鸟鸣、树叶的摩挲,还会看到飞蛾的扑闪、花开的灿烂、草木的繁茂……

每天午后,我喜欢和小伙伴们在盘桓在这片小树林,爬树、捉虫、粘知了。有时我们会选一段光滑的杨树枝条,拽下来把皮剥下来,做成哨子。于是,一声声的哨音便响彻了整个村子。我们嘴里苦苦的,心里却甜甜的,享受着一个个真正的演奏家都难以想象的快乐。

童言无忌,我们在小树林里各自诉说自己的心事,遨游在畅想未来的梦里。有时我们会漫无边际地胡说乱侃,以至

于引发“战争”,而我们把你推我操的“战争”权当一场场精彩的比赛。

夜幕降临,我们又相约来到小树林的怀抱,听大人们讲离奇怪异的故事,讲他们的过去。我们玩藏猫猫,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……少不经事的我,几乎每个夜晚都要到这里,数满天繁星,望月宫嫦娥,听自然之曲,享受游戏的快乐,体味心静如水的境界。



念念不忘

农家酱

■王中霞

小时候,每年夏末,母亲就着手做酱了。她把大麦洗干净放在锅里煮,直到把大麦煮得有点“开花”了,然后开始沥水、冷却、晾干。

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些熟麦子,看着它们被母亲运到一个闲置的房间里。小床上铺着一张芦苇席子,母亲把熟麦粒朝席子上倒,平铺开,又把一片向日葵叶子覆盖上去,没有一丁点儿透气的地方,上面再盖上小被子。

我生怕破坏了这神圣的氛围,便小声问母亲:“为什么要用向日葵叶子?”她回答我:“瓜果蔬菜的叶子都可以,只是向日葵叶子大,用起来方便。麦子完全盖起来才能生热,熟了才能上黄。”我不懂什么是“上黄”,就觉得是做酱不可缺少的一环。临了,母亲叮嘱我:“你不要进来,更不要开窗户。”我点点头,一种神秘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此后,母亲便有了牵挂,经常去看小被子下面有什么变化。她把手伸进去,在叶子外层每个部位都感受一下,脸上带着笑意:“上热了,上热了!”一个星期后,我吓了一跳,向日葵叶子下的熟麦粒都被黄绿色的霉包裹着。我紧张地问:“妈,这个是变质了吗?”母亲却笑起来:“这样的才好,霉得越厉害,酱就会越鲜。”

我怎么也不敢相信,眼前这霉得起灰尘的东西能和美味联系在一起。只见母亲面带微笑,把这些已经不再烫手的“霉团子”“绿毛龟”拿到太阳下晒晒,我将信将疑:“妈,这个可以吃吗?”

“那当然,做出来又香又鲜。”母亲一脸自信。

随后,母亲就把这些发霉的熟麦子用口袋装起来,去加工厂碾成粉末。回家时,母亲把开水冷却兑入粉末中,不断搓揉,直到一把抓起来有形,松手很快就散,就差不多了。

偏潮湿的粉末,又放进一个可以盛粮食的斗里,再次盖上向日葵叶子和棉絮,让它继续上霉。才过两三天,斗里散发出的食物的香味充盈着整个小房间,越闻越像熟透了的西瓜味道。

又是一个星期的等待,母亲穿着干净的衣衫,把棉絮拿走,将向日葵叶子移开。绿色的叶子经过这几天的密封,全变成褐色的了。母亲把小酱缸里里外外擦得锃亮,把这些霉粉末放进去,加凉白开和盐进行搅拌,此时香味更加浓郁了。母亲用心搅拌着,脸上全是等待后的心满意足,她自言自语道:“这颜色,多正哦!”

家门前的菜已经长成行,田埂上的萝卜也已露出半个身子。太阳火辣辣的,小酱缸里放一把长手柄的铲子,每过一两个小时,母亲就去搅拌一番。酱越晒越黑,正午时甚至可以看到晒出的“酱油”了。

晒了没几天,母亲说可以尝尝了。煮稀粥,腌一盘萝卜丝,里面放一勺酱,那种鲜美的味道,把味蕾一瞬间都调动起来了。蒸酱加辣椒,再加蒜泥,和豆角饭最配了。农忙时,没有时间做菜,这样就可以吃得饱饱的,且回味无穷。

母亲今年78岁,她每年都要做一次酱,而且依然要分给半个村子的人吃。现在年轻人已经不会这传统的手艺了,母亲看到邻居们喜欢,也格外开心。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花开诗旅

小小的喜悦

■杨兴华

走在田野里
你永远不会孤单
每一片跃跃欲试的叶子
都是你郊游的伙伴

大地捧着你的脚
像小时候在祖父的怀抱
温柔的泥土
有着比海更深沉的爱

村庄有着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
田野有着永远也开不完的花
心中跳跃着欢快的节奏
小小的喜悦
在青草掩盖的小径上延伸
风一样的步伐
在大地的腮边
留下一串串的轻吻

晒麦子

■魏青锋

小的时候在老家农村,到了晒麦子时,预示着紧张的夏收工作就快要结束了。

经过繁忙的割麦、碾场、扬场等工序之后,家家户户都把新麦子摊开在打麦场里,或圆或方,或大或小,这一片和相邻的几块紧紧挨着又相互补充,远看如铺开金色的地毯,煞是好看。此时的庄稼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,脸上堆满幸福,抬脚迈步嘴里都哼着秦腔。

那时晒麦子前要打开广播,收听天气预报。大清早,待红彤彤的太阳爬上山头,庄稼人扛着长扫帚,把打麦场的角角落落都清扫一遍,随后眯眼瞧着升上来的太阳,再仰脸看看万里无云的蓝天,这才放心地进屋把堆在角落的粮袋子一袋一袋往外扛。

在打麦场的空地上,庄稼人不紧不慢地解开袋口,随后提着袋子另一端,慢慢拖动,袋子里面的新麦子,决堤河水似的涌了出来。直到所有粮袋里的麦子全部倒完,人们就开始光着脚丫子像踩水一样在麦堆里走动,把大的麦堆踢散了,再拿着木耙子拉或推。木耙子是专门晾晒粮食的工具,耙齿都是圆滑的木齿,这样搅动地上的粮食时,不容易到伤泥地面。

成堆的麦子需要木耙子先搂开,再慢慢推开,像缝补丁一样,把厚的地方匀到薄的地方,直到把麦子摊开在打麦场上,庄稼人这才丢了木耙子,转身回屋去忙别的事情。看场从来都是小孩子的任

务。小孩子也准备好了,早就搬出椅子和小板凳在树荫下,边写作业边看着场里的麦子。

中午的太阳,仿佛着了火,空气烤化了似的在眼前流动。孩子们写会儿作业,就要站起身,拿起木耙子,转着圈搅动着麦子,要把下层的麦粒翻上来,最好让每一粒新麦子都享受到阳光的眷顾。烈日炎炎,只一会儿,汗水就顺着孩子晒得通红的脸颊汩汩流下来。

看场的另一个任务,就是驱赶麻雀和家禽。成群的麻雀潜伏在树荫里或麦垛上,在孩子低头写作业时,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在打麦场里。等孩子发觉了,拿起笤帚跑过来,它们便呼的一声飞了起来。孩子们看到有几只鸡一顿一顿地走过来,只需大着嗓子高呼一声,就把鸡群吓走了,不过也有胆肥的,急急地跑来啄几口才肯离开。

如果是连续的好天气,晚上麦子就不用收回家,只需推成一堆,用塑料布盖住,方便次日继续晾晒。吃过晚饭,庄稼人便抱着凉席、薄被子和枕头,来到麦堆旁铺展开,准备晚上看场。

夏日的夜晚,凉风习习,看场的大人三五成群聚在一块聊天谈笑,小孩子穿梭在麦垛间、麦堆间捉迷藏,欢快的笑声伴着麦香在空旷的打麦场飘来荡去。

蓝蓝的夜空繁星点点,场边的梧桐树上知了不知疲倦地唱着歌,那是多么惬意的乡村夏夜呀!

人生感悟

【乡村的麻雀】

乡村的麻雀随遇而安,无处不在。它们会在屋檐的椽缝间安营扎寨,会在杨树的树枝间衔草搭窝,也会在山腰的石缝里安家落户。它们不娇贵、不做作,只要能觅得一口食,它们就会竭力去争,在风雨中做勇敢的自己。

——田雪梅

【夏日的风】

夏日的风,轻柔而温暖,带着点点湿润,徐徐拂过脸庞,给人一份清新、轻松的感觉,让人置身于一个美好的世界。陶醉在夏日的风中畅想,让青春与梦想同在,心也跟着合唱。

——孙志昌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摘青果】

一群孩子正拥在树下争先恐后地摘枇杷。枇杷还未黄,青青的,小小的,鸟雀都离得远远的,却诱惑着孩子们。我的目光望向他们,淡淡地笑,心莫名被一种情绪填得满满的。一颗青果滚落到我的脚边,我弯腰拾起,剥开青皮,咬上一小口。酸涩的感觉,我仿佛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快乐。

——董美君